

王世光◎编著

国家记忆：

抗美援朝铁道兵



一幅幅生龙活虎战斗的场景
就像电影展现在我们面前



国家记忆：

感天动地铁道兵

甲子年秋月 赵彦友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家记忆：感天动地铁道兵 / 王世光编著.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2017. 8
ISBN 978-7-5115-4748-4

I. ①国… II. ①王… III. ①纪实文学—作品集—中
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42402号

书 名：国家记忆：感天动地铁道兵
作 者：王世光

出 版 人：董 伟
责任编辑：林 薇 张炜煜
封面设计：中尚图

出版发行：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北京金台西路2号
邮政编码：100733
发行热线：（010）65369527 65369512 65369509 65369510
编辑热线：（010）65269514
网 址：www.peopledaily.press.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9mm × 1194mm 1/16
字 数：465千字
印 张：25
印 次：2017年8月第1版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5-4748-4
定 价：88.00元

铁道兵

铁道兵，是一支从战火中诞生、修路中成长的铁道工程技术部队。1953年9月9日，中央军委决定组建铁道兵领导机关，铁道兵正式作为一个兵种进入人民解放军序列。最多时铁道兵总兵力达40余万人。

1984年1月1日，铁道兵部队集体转业并入铁道部，铁道兵指挥部改为铁道部工程指挥部，铁道兵各师分别改称铁道部各工程局。从此，铁道兵在解放军序列中消失。

在上世纪条件艰苦和机械化程度普遍不高的年代，铁道兵先后修建了被联合国称为世纪奇迹的成昆铁路、为了三线建设开工的襄渝铁路、运输东北林区木材的极寒地区铁路、为了繁荣边疆的南疆铁路、世界屋脊三下三上的青藏铁路和北京地铁工程等大型铁路，为中国的铁路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作者采访了200多名老兵，记录了上世纪中叶，铁道兵部队修建铁路的感人事迹。通过对细节的描绘，以纪实文学的手法，向读者展现了即将湮没在历史长河中的真实故事。

总 策 划：赵广发

总 顾 问：孟凤朝 齐晓飞

编委会主任：张楚然 张振远（少将） 谢立宏（少将）

副 主 任：王 瑛 任建红 赵 斌

军 史 顾 问：吕连亭 樊鸿锡 陈远谋 吴志义

特邀编委：王振侯 金普庆 石大华 丁原臣 霍金贵 李卫红 薛之桂
许顺生 王岳森 杨 潇 朱海燕 郁志桐 梅梓祥 于本城
李春林 薛方全 关丽荣 刘凤珍 刘建荣 许绍飞 王明义
王廷学 陈华锋 郭京生 段海燕 戴传雄 罗应深 张德宝
徐彦平 张亚军 赵建华 牛玉敏 戈金才 钟俊强 郭培游
黄启伟 郑春开 郑 斌 戴普忠 罗开富 张衍海 段成凯
吴桂林 晁 华 蒋 全 张京维 高驰凯 张 伟 张家启

特别感谢：王利文 战新民 何志敏 陈联弟 黄庆华 冯建国 叶木雄
张 强 刘名厚 黄忠诚 葛锦楼 于桂亭 刘 文 余庆卫
陈明照 黄 煊 舒信树 陈树林 黄明辉 肖新生 曹国志
黄家来 赵玉环 王开忠 佟 平 林曼玲 彭振发 孙进军
王万智 王建鸿 孙晓刚 王海风 孙 鹏 涂国友 庞云友
徐风奎 刘永年 张景生 谭凤强 杨振声 高 琪 刘育东
张文光 汤和明 熊立坤 赵守民 王安民 张忠海 翟晓斌
孙德朝 王化会 曾伯超 蔡仕华 黄维光 左爱华 苏伟明
李洪奇 张天帧 牛禧峰 王 军 杜宝新 李 岩 薛继连
戚怀春 赵武松 杜 辛 王 泉 仇道雷 王大华 沈绍国
张志和 李自洪 凌永明 张必昌 杨秀康 苏安民 黄胜余
王世治 吴厚贤 李成伦 杨成林 朱益生 高 翔 侯沛成
王晓朝 周玉成 熊升品 顾中久 尹全生

封面版画：张衍海

版式设计：郝姗姗 刘 伟

（排名不分先后，部分图片与文字没有必然关联，仅供参考）

目录

第一章 战火中走来的铁道纵队

001

第二章 保家卫国粉碎美军的绞杀战

033

第三章 将星闪耀铁道兵

061

第四章 移山填海的鹰厦铁路

081

第五章 捍卫钢铁运输线

089

第六章 青藏铁路：十万铁军三进高原

111

第七章 成昆铁路 战斗在千山万水之间

147

战火中的
铁道兵

第八章 襄渝铁路：巴山蜀水间的鏖战

213

第九章 嫩林线：挥师高寒禁区

237

第十章 阿拉沟，点燃铁道兵精神的火炬

285

第十一章 难忘岁月：我也曾是一个铁道兵

313

第十二章 献给共和国的最后一份军字号重礼

329

第十三章 铁道兵壮别八一军旗

357

永远的军魂（代后记） 388

第一章

战火中走来的铁道纵队



炸桥有功，陈云亲封“铁道司令”

没有争议，人类工业文明的发端，始于17世纪中期年轻的英国人瓦特发明的蒸汽机。瓦特看见烧水的壶盖被蒸汽顶开，于是联想到蒸汽可以推动活塞运动，后来又经过多次研究，于1782年完成了新蒸汽机的试制工作。但直到18世纪初，斯蒂芬森发明了真正意义上的火车，才真正拥抱了蒸汽机时代。

火车时代的到来，让充满着巨大生命力的工业产业喷薄而出，200多年来，在这个蓝色的地球上，每天有无数的火车来往穿梭，运载货物和人员，一直延续到现在。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铁路仍然如同水和空气，是全人类一天也离不开的重要基础产业。

目光转回国内，时光定格在抗日战争日本战败的1945年8月，东北民主联军开始接收日伪铁路管理机构，先后在东满、西满、南满地区及中长等铁路组织了武装护路部队，执行保护铁路运输安全和协助接管铁路任务。各护路部队基本各自为战，比如西满护路军，郭维城任司令员兼齐齐哈尔铁路局长，兵员采取三种办法补充：一是收编部分伪满铁路警察，二是新招募愿意参军的工人农民，三是招收部分铁路职工。这三个部分加在一起，也就800多人，说起来是护路军，其实顶多一个营级的编制，在内部大多数时间，都称为护路大队。

如同任何一条大江大河的发源地都是涓涓细流，东北民主联军各级护路大队，从这时起，就成为铁道兵这支英雄部队的基础。

1946年5月，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命令第五军、新编第六军为主的国民党军队，沿中长铁路向南满解放区大举进攻。东北民主联军的军官苏进奉命阻止敌人过松花江。接到命令后，苏进组织动员了3000名日本侨民做民工，迅速在大桥南岸构建了坚固的防御工事，还率领素有“铁道游击队”之称的回民支队和松江军区工兵排炸毁了松花江大桥，以少数兵力迟滞了国民党两个整编军的进攻，这是个了不起的军事成就。

战争时代的军事主官任命很有意思：顺利完成炸毁松花江大桥的任务后，苏进带领官兵乘列车返回哈尔滨。到了车站后，苏进看到车站大门侧边墙壁上贴有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的布告，他怀着好奇心走过去，想看一下布告发布的是什么消息，由于当时信息传达不便，经常有重要的消息通过布告的方式发布。苏进走过去一看，惊呆了，

这张布告上公布的是自己被任命为东北民主联军铁道司令。

兹任命苏进同志为东北民主联军铁道司令，负责指挥、调度全军军事运输事宜和维护铁路安全秩序，如有不听从铁道司令指挥、调度，阻碍铁路正常运行，致造成重大事故者，准予从严惩处，望各部队切实遵照执行。

彼时，东北铁路秩序极度混乱，负责军运的干部战士经常不理睬车站调度，强占车皮，扣押机车司机，甚至出现兄弟部队为抢占机车打架、沿途鸣枪拦截列车等恶劣事件。另外，公开的土匪和暗藏的敌特破坏铁路事件也不断发生。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当时控制着中长铁路的苏联方面，不肯给我军方便不说，还时不时制造点难题，与我军的局部摩擦经常发生。

无论对哪一方来说，兵荒马乱时期，有实力才是硬道理！这里的铁路段，线长点多兵无，靠一纸任命状，就能把铁路秩序管住了？苏进对这个突如其来的“司令”任命，无论如何也高兴不起来，他左思右想，觉得自己虽然打起仗来没怕过天王老子，但管理铁路实在不知道从哪里下手，“炸桥容易修路难”。于是他找到北满分局书记兼政委陈云诉苦说情，希望联军总部通融通融，改任一个战斗职务。

“你喜欢打仗？这很好呀。但你忘了，保护铁路难道不是在打仗？”一向温文尔雅的陈云劈头盖脸地批了爱将一通。批评一通之后，又把一纸新的任命书甩给他，苏进一看，原来东北局和联军总部又任命他为“中国进驻中长铁路军事总代表”。苏进一下蒙住了，原本是辞任铁道司令，结果又来了个铁路军事总代表的新任命！他只好仗着胆子说了一大堆不适应担任这两项重任的理由。陈云一边听一边伏在桌子上处理公文，待他说完，才抬起头来，不紧不慢地说：“我说苏进同志，你是不是共产党员！”苏进一愣，说：“陈书记您忘了，我参加宁都起义的第二年就入党了！”陈云说：“很好，既然是共产党员就好。”说罢又伏下身子处理公文，再也不理他了。苏进在那儿站了半天，想了半天，最后猛吸一口气，又猛吐一口气，再也没敢说一句话，捏着新的任命书走出了陈云办公室。

大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当我在北京重新回顾这段铁道兵这个光荣军种的初创历史，发现“共产党员”这个称呼，对于当年人们的神圣感，是无法取代的。在下达一项命令时，不管理解或不理解，只要入了党，这辈子就坚定跟党走，不打折扣地执行，往往电影中的危险场面，就是“共产党员先上！”苏进认为保护

铁路不是打仗，这可以理解，但只要自己的理由没有被上级接受，那就坚决服从安排。

“你是不是共产党员！”尽管今天已经无从揣测当年陈云的语气，但我相信这不是个疑问句。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是党中央在东北局的行政和最高军事指挥部，联军铁道司令部，将东满、西满、南满、中部地区和中长铁路等线路上的武装护路部队统一了起来，而后才在此基础上重新组建了铁道兵。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里的铁道兵，从来都是有着红色基因，完全服从党中央指挥、敢打硬仗的部队。

即便是在铁道兵完成历史使命的1984年，被整体裁撤转工，全体官兵脱下心爱的军装，纵然心中有千般不舍、万般不愿，仍然把执行党的命令放在首位，没有出现一例不服从的事情。这对于一支有着几十万官兵的大军来说，是多么的不容易！有多少发展前景良好的干部战士，投身地方仍把自己当成普通一兵，听党指挥无怨无悔；有多少还在紧张施工的铁路工程，脱下军装一样干！

军令如山，苏进就这样走马上任了，任命虽然下来了，他却还是个光杆司令，手下并没有兵马。当年6月，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下达命令，东北地区的护路部队由分散走向统一归属，护路军总兵力一下达到8500余人！

关于护路军的组建，担任过铁道纵队四支队政委、后来做铁道兵副政委的郭延林，有一段精彩的“招兵买马”的叙述——

“我从长春调到吉林东满护路军工作，当时东满护路军司令员兼政委何德全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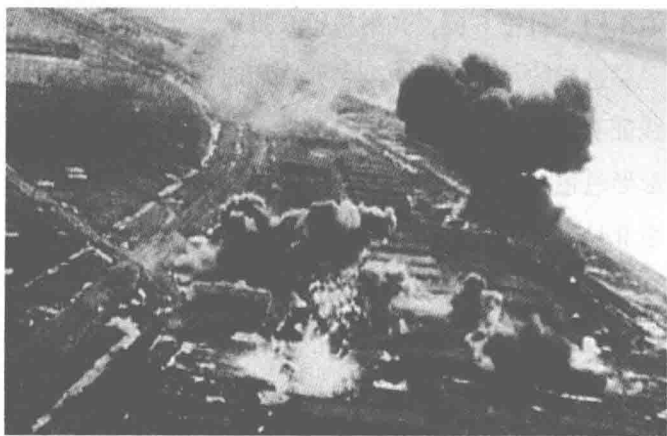


时任东北军区副政委陈云，在松花江大桥通车典礼上，赞扬铁道纵队“为东北人民修通了一条胜利之路”。（铁道兵档案图片）

志，交给我的第一项任务是组建护路军第三团，并交给我两万元作为组建经费，并配了团政治处副主任张宇明和我一起工作。

我们领受任务后，来到离吉林市几十公里处的一个名叫新站的火车站。这里有一个护路队，队长是郑先奇，抗战时期的干部。队里没有指导员，只有一个文化

干事，但不是共产党员。我和张宇明同志商量后，分头进行工作。他用一万元组建团部，政治处先由他一人负责，再配两名参谋和几位做后勤工作的同志，就这样组成团部机构。我带上一万元，到铁路沿线组织部队，在现有护路部队中选定了连的主管干部。



烽火连天的东北战场，修复铁路极为困难。（铁道兵档案图片）

选的连长都是资历较老的，有红军时期的，有抗战时期的，都是共产党员，军事素质也较好。还为各连选配一名有文化的学生当文化干事，相当于排职干部，准备培养他们做政治工作。战士都是从当地招新兵。在较短的时间内，我们就把护路军第三团组建起来了。我们三团组建之后，担负从吉林到哈尔滨三棵树间的护路任务。对重点大桥、车站、交通要道进行武装护卫。”

在烽火连天的战斗岁月，铁路运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为此，联军总部严令所辖各部：不管什么单位和部队，通过铁路运输时必须听从铁道司令部指挥、调度，如有阻碍铁路正常运行造成重大事故者，铁道司令部有权从严惩处。但一开始，有的单位和个人并没有把这个规定当回事，常有人不服从调度，有的根本不把铁道司令部的指示当回事，这事报到苏进那里，苏进对执行指挥、调度的人员说：“不管什么单位和个人，只按规定办事不认人。”铁道司令部针对不听指挥的人员按规章处理了几个，乱世必须用重典，还公开枪毙了4个情节特别严重的违法乱纪人员。打那以后，铁道司令部执法严格的名声流传开了，再也没有哪个单位和个人敢故意违反规定。

1947年5月开始，东北民主联军连续发动夏、秋、冬季三次强大攻势，我军控制的铁路线也大大增加了。但同时新的问题又产生了，新获铁路沿线桥梁和道轨多遭到破坏，铁路运输不通，到处都是“肠梗塞”。次年开始，司令部将所辖步兵团组成两个铁道团，每团设3个大队，一大队担负线路、桥梁和通信设施抢修；二大队担负机车、检车、给水、站务等运输任务；三大队则担负铁路沿线和抢修现场的武装防护。

从战火中诞生的分散的各级护路大队，在东北民主联军的旗帜下，首次成立了铁道司令部，专业分工越来越精细，工程技术成为这支部队的重要特征。同时，加强了铁路沿线警卫巡逻，成立了装甲列车大队，配备两列装甲列车，每列装甲车上配有火

炮 1 门、机枪 6 挺、高射机枪 3 挺。

这样的兵力和火力配备，在当时远超过普通作战连队的水平，火力可谓强悍。实践证明，护路军的火力配备并非小题大做，东北地区历来匪患猖獗，新中国成立前，形形色色的土匪占据一方，危害百姓，扰乱治安，是社会的毒瘤。尤其是日本投降后，东北地区出现了短时期的无政府状态，盘踞在各地的“胡子”接受国民党招安，摇身一变成为“中央胡子”，纷纷与我军作对，妄图趁火打劫，掠夺胜利果实。

很快，在铁道司令部成立后的仅一个月，就遭受了一次“胡子”们精心策划的突袭，激烈的战斗就在猝不及防中打响了。

人在枪在，护路军夜战鳌龙湾

东北的匪患严重到什么程度？

一份资料表明，当时东北境内 154 个县，有近 100 个县是被土匪盘踞，共产党占据的还不到 50 个县。这些“胡子”可不容易对付，既有原来的职业土匪，又有新生的流氓地痞，包括伪警察、宪兵，甚至还有日本浪人及原属关东军的散兵游勇。仅举一例，佳木斯各界群众在中心广场公审几个日本战犯和汉奸。正当公审即将开始时，会场受到了“胡子”们的公然武装袭击。顿时场外枪声骤起，场内群众乱作一团。骚乱平息后，主席台和会场上血迹斑斑，传单还在随风飘荡，上面赫然写着“欢迎国军”、“打倒共匪”、“共产党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等字样。

他们还经常纠集在一起，在铁路沿线活动，或抢劫火车，或破坏铁路，且拥有不弱的枪支火力，所以护路军自成立的那一天起，就必须把剿匪当成第一项要务。与传统作战方式不同，铁路线路长，搬运物资需要时间，“胡子”们很容易就能找到薄弱处下手，东北民主联军运输的宝贵物资经常被“胡子”抢走，待援兵赶到，“胡子”早已作鸟兽散，因此很难给他们以致命打击。

西满护路军刚刚成立一个月，东北局决定从黑龙江军区调拨给当时的嫩江军区 2000 支枪和 200 箱子弹，接到命令后，12 月 14 日下午 3 点多，西满护路军司令员郭维城和副司令尹诗炎，亲自带领嫩江军区作战科长姚玉亭、护路军科长滕仁友、俄语翻译姜桐等人，率领全副武装的三个连护路军战士近 200 人，从齐齐哈尔登上列车出发，到北安县领取枪支弹药并负责武装押运。

就在护路军从齐齐哈尔登上列车之时，潜伏在齐齐哈尔铁路局内部的一个“胡子”奸细就获取了这次领取枪支弹药的情报。消息通过内线迅速传给了被国民党招安的“光复军”旅长孙藻庆。2000 支枪、200 箱子弹，好肥的肉！土匪们完全被惊住了，在确定情报无误后，孙藻庆马上召集手下心腹喽啰，密谋决定在军火列车从北安县返回齐齐哈尔的途中，冒险武装打劫，“干一票大的”。

15 日晚上 6 点，西满护路军司令郭维城率领三个武装连的士兵，押运军火专列从北安县火车站出发，天很快就黑下来了，但此时他们并不知道，情报已经被齐齐哈尔铁路局的内奸泄露了出去。随着军火列车缓缓驶离北安，单调的车轮声在风中传出很远，战士们深知重任在肩，一路警惕。晚上 9 点左右，列车行驶到了一个叫鳌龙湾

的地方，这里是一条高路基的弯道，列车需要减速拐弯，突然，车灯照见拐弯的路突然没有了铁轨，铁轨消失了……不停车就会车毁人亡！

原来，狡猾的“光复军”旅长孙藻庆，接到密报后，凭借对地形的熟稔，计算出军火专列到达的时间点，精心选定了这条火车弯道，利用火车夜间直行灯光照不到弯道的盲点，拆走了几十米长的铁轨。等火车上的人发现时，处理已经来不及了！

已是寒冬，发现情况的火车司机惊出一身冷汗，几乎是下意识地，紧急拉动停车手闸。顿时，几十米长的车身发出令人惊悚的尖锐叫声，巨大的惯性力作用下，十几节车厢后车挤前车，车身剧烈抖动，原本直行的车厢瞬间变成了扭曲的蛇行。车厢内的护路军战士，还没搞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被摔得七荤八素。几名靠近窗口警戒的战士被巨大的惯性直接甩了出去，当场牺牲。

遭遇战突然打响！埋伏在铁路两边的“光复军”，同时疯狂向火车扫射，爆炸声、枪炮声大作，好几名护路军战士来不及反应，便倒在了血泊中。在短暂地遇挫之后，郭维城立即指挥反扑，命令就地卧倒在车厢，从列车小窗向外面射击。爆炸映红了黑夜，经过一番交火，护路军稳住了阵脚，敌军虽然突袭得手，但终于不敌装甲列车的强大火力，也不得不暂时退到了路北的村子里，远远围住不能动弹的列车。

敌人一撤退，刚才还是震耳欲聋的爆炸声，霎时变得寂静。时间一分分在流逝，无尽的暗夜潜藏着危险。军火列车里，紧急会议也在举行，护路军司令员郭维城决定，由副团长饶民孚、俄语翻译姜桐率领三连突围。护路军战士在车头处集中开枪吸引敌人注意力，副团长饶民孚带领 60 多位战士，趁黑夜从损坏的车尾部悄悄撤出，向我军控制的古城方向急行军求援。就在三连战士即将冲出包围圈之时，突然生变，行踪被敌人的观察哨发现了，在离鳖龙沟村 2 公里附近时，敌人的骑兵追到了，短兵相接，紧接着又一场恶战在列车外面打响。

失去列车掩护的护路军战士，对地形不熟，加之黑夜，很快就陷入了被动。三连军事教员、收编的原伪军排长顾天恩一看形势不妙，临阵倒戈叛变，趁着混乱将副团长饶民孚和翻译姜桐打死，喊话对方要求投敌。在敌人优势骑兵的包围下，顾天恩要求余下战士跟随他投敌，有 6 名战士坚决不从，并痛斥他的叛变行为，被他当场枪杀，大部分护路军三连新兵被迫放下了武器，只有几名战士趁黑夜逃出了重围，继续向古城方向冲去。

在列车内的郭维城和护路军，听到了外面不远处的激烈枪声，猜测可能是求援部队和敌军发生了遭遇战，焦虑万分，但又无能为力，只能死守苦盼援军。而 16 日拂晓前，“光复军”再次向护路军和军火列车发起了猛烈的进攻。2000 挺枪的巨大诱

惑，让敌人像打了鸡血一样，十几个亡命之徒一度登上了后面的棚车，甩出钩子试图勾走武器。发现敌人这一企图后，靠近棚车的护路军战士集中火力，对准棚车周围一阵猛射，列车上的重机枪也同时开火，一时打得敌人血肉横飞，再一次遭受重创，不得不退下棚车。



铁道纵队抢修的陶赖昭松花江大桥，有力支援了前线作战。（铁道兵档案图片）

天快亮了，这时“光复军”有人喊话，要求暂停交战，拖走列车旁的尸体。郭维城也想了解敌军是哪个部的，就同意了。于是，随车参战的嫩江军区作战科长姚玉亭，趁敌人接近列车拖尸体时询问他们头目的姓名，终于知道昨晚突袭的是“光复军”头目之一的刘汉部下。这让姚玉亭眼睛一亮，原来，刘汉当过伪满时期的警察署长，是自己的一个远房侄亲，姚玉亭在东北抗联做地下工作时，和刘汉有过一些接触。姚玉亭冒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要只身深入虎穴，了解情况并劝降刘汉。

司令员郭维城头摇得像拨浪鼓，“看这架势，敌人来者不善，别说刘汉是你的远房侄亲，你就是他亲爹，这会儿他也不会投降的。”姚玉亭说：“昨晚冲出去求援的兄弟们生死不知，万一全牺牲了，咱们在这能等到援兵吗？我去和刘汉谈，了解一下他们的虚实。”他宽慰郭维城，“就是谈不拢，刘汉应该不会拿亲戚怎么样，要是围住我们几天没有援军，大家都活不了，我们必须冒这个险。”

与气势正焰的匪军谈判归降，司令员郭维城心里清楚，这根本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可是他又该怎么办呢？姚玉亭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昨晚派三连求援方向的枪声急促而激烈，没有一位战士撤回到车上。万一被敌人“包饺子”了，余下的这100多号人在列车上最多能守两三天，我方的援军尚未知，敌方的援军很可能已经赶来。

漫长的铁路线上，如果没有准确的消息，即使上级发现情况有异，再派兵搜索支援，时间上也来不及了。而谈判，也不失为一个缓兵待援的计策。思虑至此，郭维城紧紧握住了姚玉亭的双手，“好吧。但我不同意你一个人去，带4名战士。一旦情况不妙，拼死也要回来！”

姚玉亭通过对敌人喊话，要求面见刘汉。“光复军”的头目之一刘汉也很意外，打了一夜，没想到还有远房亲戚在车上。连续两次硬攻不下，“光复军”损失惨重，

刘汉也很焦躁，听手下汇报说姚玉亭要来谈判，正好可以一探虚实，连连说请。孤胆英雄姚玉亭与4名自愿随同的战士一起，下了列车，来到匪军头目刘汉设在村里的临时营所，刘汉满脸堆笑假惺惺地亲自迎接，见面连连问好，安排酒宴招待。席间，刘汉有意无意地问起车上的兵力，姚玉亭认真地对他说：“几百人总是有的，而且有重机枪，你们是赢不了的。目前共产党在全国是人心所向，势如破竹，你们只有归向人民，才是光明的出路。”狡猾的刘汉一边虚与委蛇，一边试图从姚玉亭嘴里探听出真实的兵力，但姚玉亭就是不透露半点口风。

刘汉越听越烦躁，粗暴地说：“你虽然是我长辈，但也用不着你给我讲这些大道理。老子就知道，谁的拳头硬谁就是王！你说共产党能打赢国民党，但现在东北的这块地盘，还都是蒋委员长的部队管的。我看你既然来了，就不要回去了，你能把这2000支枪、200箱子弹留给我，保证给你留个比科长大得多的官位，要是你觉得不够，条件可以再商量。”姚玉亭坚定地说：“你今天要拉拢我投降是不可能的，我倒是要劝你，看在自家亲戚的分上，你只要修好毁坏的铁路，给列车上送水送饭，就可以将功补过，否则一旦与人民为敌，注定会没有好下场！”两人话不投机，越说越远，气氛僵硬，刘汉恼羞成怒，一把推开桌子，强硬地说：“今天既然你们来了，就必须给我们留一挺机枪，省得我们大开杀戒。”姚玉亭科长严词拒绝，刘汉恼羞成怒，连开数枪，姚玉亭当场中弹牺牲。4名随同的护路军战士坚决不投降，因为枪支被敌人收走，赤手空拳也要奋起反抗，也都以身殉国。

“光复军”头目刘汉杀掉英勇的姚玉亭科长后，马上指挥匪军，又一次向列车发动进攻，一时间流弹纷飞，密集的枪弹打在列车铁板上，爆豆般砰砰作响。司令员郭维城指挥车内的护路军战士，凭借装甲列车的优势和弹药的充足，一次次击退了疯狂的敌人。双方一时僵持不下。从早晨打到中午，又从中午打到下午，尽管敌人暂时攻不下，但郭维城心急如焚：马上又到晚上了，敌暗我明，车厢缺水少食，再拖下去，这批枪弹难免会落到敌人手里！

晚上7点左右，正在苦苦激战的护路军战士，突然发觉敌人阵脚大乱，郭维城一看，大喜过望，我军的援兵到了！原来，驻古城的东北自治军北安第三支队（骑兵旅）支队长廖仲符，接到死里逃生三连战士的报告后，立即派出300余名骑兵火速赶来增援。“光复军”见势不妙，一时间吓得拼命逃窜。

一天一夜的激战，护路军击毙敌人50多人，击伤60多人，“人在枪在”，没有使武器流入到敌人手中。同时，护路军也付出了牺牲副团长饶中孚等36人的较大代价。为纪念和缅怀护路军烈士，1947年，时任西满护路军司令员的郭维城，亲自主持在